

讀春秋編

漢書門		二〇六三	類
一三九	函	號	
一三五	架	冊	
五八五	冊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二〇六三	函	號
一三五	架	冊
五八五	冊	

六之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3
冊數	5 (417)
函號	369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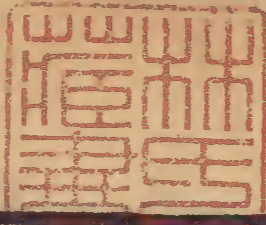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六

吳郡

陳

淺草文庫
深撰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僖公夏四月葬而叔服二月來會先至何耶見王室弱而恐後期也杜氏注叔氏服字諸侯喪

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五月而葬內葬雖得禮亦書明臣子之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氏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衛毛伯字杜氏注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合瑞

為信劉氏權衡曰錫命者何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古者五十而命至周喪畢則命焉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劉氏曰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終喪受命正也

晉侯伐衛

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音趙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衛邑六月戊戌取之衛數被狄之虐不能報伐止于為侵又俯就而與之盟既不朝晉又侵與國此晉所以首伐衛經書晉之爵蓋亦與之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氏注得臣叔牙之孫左氏傳叔孫得臣如周拜高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天子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

左氏傳晉圍戚取之獲孫昭子衛人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伯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禮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太甚故使報伐示已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晉自舉乃稱兵以伐之故書人舉孔達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傳晉侯疆戚田衛邑故公孫敖慶父會之杜氏注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

楚以夷僭王擅強暴凌蔑中國久矣至頹在位四十六年之久尤肆其虐齊桓服之晉文勝之稍戢楚用夷道徒知用兵衛外而不知治其內及城濮之敗其勢始沮內溺于愛訪諸令尹子上欲以商臣為太子子上諫以商臣有蠡目豺聲之忍不可立弗聽既而又欲立職而黜商臣而使江芊婦人知其情宜乎禍敗之及身吁積不善之餘殃而卒使反之于其

子天之報施真可畏哉春秋書之不言其父而言其君稱世子以見有父之親稱其君以見有君之尊商臣於二者義絕也特書其惡使為君父者謹履霜之漸而為萬世之大戒也

公孫敖如齊

如齊始聘通嗣君也公孫敖穆伯也

二年

丙申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孟明帥師伐晉

以報殺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孟明前三年將拜君賜故晉人以此於天之程子曰越國襲人秦之舉也忘親背惠晉之惡也秦經人之國以龍表遠雖憤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憤以取敗故書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造木主也公羊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練主用栗期年練祭也埋虞主兩階之間用栗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穀梁傳譏其後也作木主欲俾神有所依故得象神而祭古者既葬作主于墓不終日而虞祭僖公薨已十五月方為主慢禮而忘親甚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取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於涉反猶損也適晉不書諱之不書公晉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仇也為公諱也杜氏注處父為晉正卿不能以禮匡君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不地者

盟晉都盟于晉都而公不出其甚矣故諱之胡氏傳不書公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書不致為公諱取存臣子之禮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左氏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杜氏注垂隴鄭地榮陽縣東有隴城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志其不雨之始終也八月之雨不言可見趙子曰夫子因舊史之書不雨告廟者則每時書之不告廟則通言之志其不敬以示義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時祭稱有事禘祭稱大事公羊傳大事者大禘也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躋者升也升僖公譏逆祀也僖公繼閔之後是為人後也文公乃任情謂僖實閔之兄而躋僖公於閔之上以兄弟一家之私恩忘繼世天下之大統其踰制失禮甚矣書曰躋自下而上之謂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嘗入滑侵晉晉襄敗其師至于伐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奪晉侯之爵而併諸侯皆貶以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僖公之喪未畢而使公子遂納幣于齊雖至四月方娶忘喪而行吉禮以娶為急其哀戚之情

為何如故特書以譏之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

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杜氏注沈沈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晉襄圖霸蓋先定規模再伐秦而又伐沈沈從楚固可舉曾不自求所以紹霸之德政故春秋併與諸侯貶而人之

夏五月王子虎卒

翟泉之盟王人王子虎也左氏傳王叔文公卒子內臣無外交以同盟而致恩禮是以私情害公義也

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秦穆歸自殺而作秦誓然彭衙之及此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秦伯書人臯之也晉人不出知其嘗再敗有必死之志而不與抗可謂善審事勢也

秋楚人圍江

左氏傳楚人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

左氏傳隊而死也公羊傳記異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隊

冬公如晉

左氏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請改盟改二年處父盟公如晉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氏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楚商臣有覆載不容之罪而致患於江晉當乘此機以誅之大合諸侯聲罪以致天討始可以言霸矣縱未能誅之亦暴其惡於天下商臣何以立乎其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程子曰納幣在喪中與昏喪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為小君奉宗廟也趙子曰以成禮於齊故變文云逆婦以譏之不書逆女而書逆婦則成禮於彼是公親逆非卿逆也經不書公責其非禮也不待至魯而先往成婚于齊故書婦不告廟故亦不書至不復成其夫人之禮故不稱夫人

狄侵齊

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

秋楚人滅江

左氏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肅出次辟正寢不舉盞饌矜乎吾自懼也江之不祀晉襄不能為之遠謀也

晉侯伐秦

左氏傳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程子曰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王官之役晉避秦師焚舟之銳而不與戰可謂得計今不忍而又報伐晉嘗伐楚救江未數月而江為楚滅是可怒也況楚商臣弑逆之賊晉襄坐視其夷滅小弱安在其為盟主也以春秋比事觀之上書楚人滅江次書晉侯伐秦見晉侯於可伐者不伐可已者不已聖人臯晉之意彰矣

冬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程子曰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同嫡也陸淳曰亦書薨著其非禮胡氏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生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名以其實不為異辭者謹禮之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含戶暗切贈芳鳳切杜氏注珠玉曰

舍含口寶車馬曰贈連上文故不云歸某人含贈省文也然亦不欲以天子而稱號之也故略之以天子之命而歸諸侯妾母之含贈非禮也況舍未斂時所用成風死於十一月今踰二月矣無歸含之禮不稱天王弗克若天也成風以妾僭嫡而王命之亂夫婦之倫矣故不稱天以譏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陸淳曰自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仲子雖聘而非惠公之嫡

故特為宮而不祔于姑雖非禮典之正猶有所別異至成風以來妾母皆葬乃有二夫人祔廟魯之禮寢失正矣

王使召伯來會葬

王使榮叔歸含贈又使卿會葬施於諸侯妾母恩數有加非禮也故王再不稱天以示貶

賈春火編卷六

通志堂

公孫敖如晉

王洵使大夫歸舍贈會葬公不自朝王庭蓋亦遣大夫往拜天子之禮不報而令公孫敖如晉徒知畏盟主而忘其君也

秦人入郟

音若 左氏傳初郟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郟傳信二十五年秦晉伐郟都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郡都縣今襄陽宜城縣有故城

秋楚人滅六

六國杜氏注今廬江六縣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今屬安豐軍 左氏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楚公子變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忽然而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六蓼皆臯陶後 秦楚皆夷狄經書入郟滅六著夷狄之疆也盛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信公卒昭公立 與魯信公六同盟

六年

庚子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氏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行父季友之子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有疾故其人從者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

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左氏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

於秦秦舊好也乃使先蔑士會如秦立公子雍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音亦一音夜射姑狐偃子賈

季也 案傳晉蒐于夷命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太傅陽處父聘衛而至謂趙盾能乃以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易其班使續鞫居殺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攷之穀梁氏處父密言於襄公易射姑君漏言致姑射殺處父故春秋書晉殺其大夫罪累上也夫子贊易於節之二爻極言君臣慎密之戒此先書殺處父次書射姑奔狄射姑何為奔也見殺處父者射姑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月告朔也經書閏月不告月明當告也猶朝于廟幸其猶存朝廟之禮也即不許

子貢去羊之意

七年

辛丑

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郟

魯屢伐邾嘗取須句得而過失

今閏晉難又伐邾取須句因城郟以備邾郟魯邑下縣南有郟城今屬襲慶府泗水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傳宋成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

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麟曜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即昭公即位而葬劉氏曰其稱人以殺何眾殺之者也昭公欲去羣公子而反為穆襄之族所攻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宮蓋僅然後勝爾胡氏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眾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

平聲

狐晉先蔑奔秦

左氏傳秦康公送公

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趙盾與大夫患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劉氏曰此晉趙盾之師也其稱人何不與大夫專廢君也程氏曰晉始逆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臯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是晉人為志乎是戰故書晉及書晉及秦戰不言敗者秦之納不正與晉逆公子雍既悔之又謝秦皆臯然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書且不書秦之敗深臯晉之置君而不定也

狄侵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肆至是始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鄭地杜氏注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鄭州原武

縣左氏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程子曰文公怠政事多廢弛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靈公在抱以一趙盾而會諸侯春秋不書其名止書大夫若曰晉大夫俱同會也不與盾之專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氏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盟已定而往臨之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雍於用切左氏傳晉人以扈

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衡雍鄭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離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晉靈幼而魯文怠故國事歸二臣征伐會盟專之自是政在大夫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暴鄭地公子遂以二事將命而出會趙盾甫二日遂會伊雒之戎

以戎而居洛邑天地之中亂華甚矣春秋兩書公子遂故特別之夷夏不可雜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氏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已氏

焉已氏蔓公孫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棄君命而徒返是可臯也況志在淫放其臯可勝誅哉春秋書其慢王棄君忘哀廢命容其復而後奔著魯之無政刑也

冬螽解見桓五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傳宋襄夫人襄

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母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呂氏曰守節以死者其官也稱官以奔者得其職也昭公初立欲去羣公子而致殺大夫之變又以其不禮於君祖母致大臣或死或奔春秋皆以官書所以見六卿君所與政者司馬典兵之官而被殺則威權奪矣司城捍禦之任而出奔則君孤露矣故以國殺書之以臯昭公也

九年癸卯春毛伯來求金

書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同義周室微弱王政不行貢賦不入故國家遇喪則匱乏乃遣使求賻求金於諸侯以濟其用諸侯又不供其喪致使來求無君之甚矣當喪未君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故不稱使然味聖師之微言當時魯史必稱之聖筆削之也削之者不欲言天子使求金止言毛伯則似毛伯私求之耳求賻亦若是矣

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葬天王而公不往使大夫行失禮也然此猶愈

於不遣大夫者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氏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登於重夷蒐在六年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士穀本司空先克曰

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於董陰七年晉禦秦師于董陰以軍事奪其先克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使賊殺先克殺先克不赴故不書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益耳非卿不書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以政殺之也加之以人則殺之者不特君大夫必有衆人與於其間書此見晉君幼而權臣擅殺無政刑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歸寧禮也反致於廟禮也夫人出不致者皆非禮也若文姜哀姜數出則不致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氏傳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蒯得非卿不書凡殺二大夫或

三人不書及其臯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臯輕不當殺也先都士穀箕鄭父使賊殺先克以作亂固可臯然經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何也蓋靈公幼趙盾專先克為中軍佐盾之黨也三人者忿盾之專欲先翦其羽翼以自強故殺先克春秋以其有所為故書人而不去其官書及是其臯輕者寧不可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之專生殺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傳范山楚通志堂

大夫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
 堅公子龍及樂耳子鄭矣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
 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楚自城濮之敗不敢窺中國者十五
 年聞晉襄卒而幼君立遂伐鄭趙盾秉晉之政志欲攘楚帥諸大夫之師救鄭
 而緩不及事及鄭而楚囚鄭公子而去惜乎盾志不恪不能
 乘機以撲楚之焰而使之知所畏憚也故春秋悉皆人之

夏狄侵齊

因諸大夫救鄭緩而玩敵故至夏而狄侵齊
 傳以夏楚侵陳克壺丘經不書皆晉之失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天動地靜常也今地動則異矣蓋陰盛極而動
 陰陽不兩大陰盛則陽微君弱臣強之應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始以州舉狄之也及來聘始以人稱嘗一會諸
 侯以爵書亦漸而進之也自是止稱人至此君書

爵而臣書名與諸侯同蓋聖人不輕絕人以其來聘而嚮慕中國
 則進之而不拒也張主一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禴

衣服曰禴不稱夫人聖筆所定杜氏以
 為從來者辭非也此書法亦猶書王使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之辭也此書僖公成風蓋妾母繫子之義成風卒已
 五年何秦人始來歸禴雖相去之遠寧無耳目以知之嘗度秦人之意欲遠交
 於魯行聘則不欲自卑故詐以為不知成
 風之喪已久姑致其禴結好以親之也

葬曹共公

無傳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大夫書卒係國之重輕者
 則書臧文仲雖非賢者亦

魯之名大夫其卒也固宜書然自莊公末年文仲已與聞國政四十餘年不聞
 治效夫子所謂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夏秦伐晉 左氏傳秦伯伐晉取北徵縣屬焉 程子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

之道也故夷之趙子曰戎狄舉號賤之也諸侯
 稱國狄之也穆公悔過見於誓言康公不紹孫謀故反其夷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子西也為工尹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
 殺宜申而以國殺又不去其官何耶蓋穆王

即楚世子商臣者弒逆之罪人人所得討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一時不雨則告廟告廟則書文公怠於
 政無閔雨之心不告廟故直併三時言之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傳頃王立故也 杜氏注頃王新立與魯盟親諸侯也 陸
 氏纂例曰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

盟也呂氏曰天子內臣
 無外交與之盟非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狄侵宋諸侯不能救楚子
 與蔡侯次于厥貉將以觀

宋之弊而乘之也楚於宋仇國常爭盟而晉救宋敗楚今陳鄭會楚子將以伐宋宋華御事見幾乃逆楚子遂相與田孟諸宋楚既和陳鄭自遠楚子獨與蔡侯次于厥貉將以致毒於人也楚今稱子至明年伐麋亦以爵書亦自是與中國等夷狄強則中國衰矣蔡書侯愧其以中國諸侯而從夷狄也

十有一年乙巳春楚子伐麋左氏傳十年厥貉之會麋子逃歸春楚子伐麋成火心子至子敗麋師於防渚麋地

潘崇復浮去麋伐麋至于錫音羊又音昔穴許氏曰楚侵伐書子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杜氏注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今拱州襄陵縣左氏傳

叔仲惠伯叔牙之孫會晉卻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諸侯之所以貳楚者以不能自強亦以晉靈幼不能紹霸業趙盾雖專政無威令以服夷狄故諸侯數被其患不得已從之承筐之會晉大夫不責己而又謀治諸侯之從楚者何不思晉文之為盟主其霸略何如耶

秋曹伯來朝左氏傳即位而來見也竟

公子遂如宋左氏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復之八年意諸聚奔歸不書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大厥貉將以伐宋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杜氏注鹹魯地左氏傳鄭音獲瞞侵齊鄭謂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得臣縣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

錫椿其喉以戈殺之

十有二年丙午春王二月邾伯來奔左氏傳邾大夫朱儒自安於夫音無鍾國人弗徇邾伯卒邾人立君大子以夫鍾邾邾邾來奔公以諸侯逆之趙子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邾伯一何再繆劉氏權衡意者邾伯去年卒大子今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成真邾伯矣以其即位日淺而或謂之大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大子出奔泰山孫氏曰諸侯播惡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又來奔齊所偏爾故不名

杞伯來朝杜氏注復稱伯舍夷禮左氏傳始來朝公即位始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文公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子也左氏載杞伯絕婚事蓋誤以成八年九年事妄置於此

啖氏辨之詳且明矣

夏楚人圍巢杜氏注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今無為軍巢縣左氏傳楚成嘉為令尹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三國羣舒之屬

秋滕子來朝左氏傳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左氏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張氏曰秦人以賄結魯魯亦厚賄荅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坐視霸王之受兵此比事以書不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冬十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晉人禦之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謂士會晉士會幸秦壘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婿也有寵而弱年不在軍事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去聲者肆焉暫借退其可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壘不動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慙傷也明日請相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陸氏纂例曰戰不書及交為主也程氏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言晉及 前年秦伐晉春秋以秦惟事報復故夷之至此秦又伐晉戰于河曲秦曲甚矣故不書晉及其 黷武殘民則二國之臯同故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之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魯邑今密州諸城縣鄆魯之東鄆今鄆州須城縣 鄆莒魯所爭者以其遠偏外國故帥師城之言及者別二城也春秋書大夫帥師城邑貶之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蔭卒

左氏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既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

公羊大作世 左氏傳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不恭 大室大廟之室也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無壞道也廟久不修以至于壞春秋志此以譏文公怠慢事宗廟猶不謹若此其能修舉政事乎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已去魯而未至于晉也

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棐

公羊作斐杜氏注棐鄭地左氏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

于省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因請平公一出盟晉往還與衛鄭會又為請平於晉公羊氏謂春秋善之

十有四年申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

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伐人喪其辜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

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

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杜氏注在梁國穀熟縣西今南京應天府左氏傳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從楚者陳鄭宋

謀邾晉欲納捷菑篡例曰此行會禮而又別日行盟禮故書日以謹之程氏曰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許自晉文圍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會盟楚自晉襄

末年滅江滅六已肆其暴趙盾秉政猶復伐鄭次貉圍巢其猾夏自若至十三年魯文朝晉衛鄭請平因招致久負固之許會盟于新城稍修復齊桓之霸政

然何足以方首止葵丘其如晉靈尚少大夫擅政故止書癸酉同盟于新城當時楚商臣弒逆之罪若此徒以強暴服人非晉大夫稍主此盟則諸侯不免畏

而從之中國淪而為夷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

孛彗星也狀如彗除舊布新之象其言入者斗有環域入其魁中也北斗天之三

辰綱紀之星貴星也孛以邪亂之氣入其中春秋書之以紀異也左氏傳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斗七星故曰不出七

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宣二年晉趙穿弒靈公胡氏傳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

奔晉七月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趙盾豈不知獲且正而長當立捷菑庶不當立

何遽與師八百乘縣地千里至邾之城下待其辭然後知竊料盾之知必不如是之疏也蓋盾之欲伯示服義於諸侯也趙子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

之於末也愈乎遂也陸淳曰晉帥皆有名氏書人何也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也凡事不合常理而小可嘉

者皆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公孫敖以罪奔莒何以書卒敖為魯大夫棄君命從莒女失君臣父子兄弟之義竄身四年無所容於天地間死於旅而不獲歸春秋特書其卒著其迷於欲而忘反為世戒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齊人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淳曰聞之師曰春秋之作本懲茲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稱子國人弒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弒之禍也

公子哀來奔

左氏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御蕭宋附庸還升為卿不義宋奔者皆以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

泰山孫氏曰單伯魯大夫至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爾張氏曰單伯魯大夫之命于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齊商人弒其君舍子叔姬舍之以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商人怒為是而執之常山劉氏曰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致執其君

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劉氏妙旨曰兩稱齊人者彼雖專執聖筆兩執之正男女之別也況為國女雖同執之猶將異之云爾

十有五年己酉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魯不能及其間暇以明政刑仗義興師討齊弒逆之臯而反因晉以求於齊晉欲繼霸亦不思討商人何以言盟主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掌兵官也華孫宋督之孫華耦也來盟出於彼而自來盟也不稱使非君命之也宋自僖二十一年被執之後久不與魯通問今華孫以其君無政自來結盟通好將以紓難宋大夫書於經者多矣惟三人以官舉見春秋與之也

夏曹伯來朝

十一年曹伯來朝今復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有食之說見隱三年鼓用牲于社說見莊二年

單伯至自齊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何不言歸京師春秋何不單伯自齊至魯書至是魯大夫明矣若以為周大夫何不單齊之執王使也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趙盾主之蔡不同盟故卻缺伐之然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蔡從楚不與中國諸侯盟固可罪晉既伐之不待其悔過而遽入其國甚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無故而侵魯故人之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於扈無能為故也劉氏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欲治齊而後不能惡晉也惡晉而言諸侯何晉固諸侯之長矣亦諸侯之罪也胡氏曰八國之君不序略之也夫夷狄然後略之君臣同辭而不分爵號曷為略八國等於夷狄弑君之賊夫人所得討也故陳恒弑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而請討今商人弑君晉與諸侯不奉天討受賂而退何以賢於夷狄哉故書諸侯盟于扈分惡於諸侯也伯國合諸侯而謀舉事者將以圖功而成名也晉受賂而不舉則是求名而亡徒為盟會而已經不書晉但書諸侯兼罪之也盾之佐霸有愧於管仲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氏曰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張氏曰齊商人既弑舍而絕其母於齊故不以出夫人之例書之而書齊人深臯其國人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賂晉以諸侯之不能見伐故又侵魯伐曹以此年夏曹來朝魯也入其郛殆矣幾乎入矣公羊曰郛恢郛也城外大郛也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

左氏傳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侯君間弗及盟弗與盟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不可以會次國

之君齊侯以季文子不可以敵已故弗與盟魯請盟於齊蓋欲與齊平也文公不自往而使季文子犯分而行安能平數年之隙遂為徒往以區區逆亂之齊文公不能自強以討之反為其侮命使則遭執辱時乎侵犯邊鄙以至自屈而與之平又不見答益見魯之衰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即朝廟而告朔也文公怠於政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朔也左氏謂有疾託之也故聖筆不言疾而直書之自此不講告朔之禮致餘公不復舉行及定公時故夫子有愛禮存羊之論胡氏曰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朔不視無兩不閱會同不

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鄆音西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左氏傳公

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鄆丘師氏曰納賂於齊而求盟其弱可知也而齊侯受賂以與遂盟則嚮之弗及季孫者亦豈以禮而卻之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聲姜薨杜氏傳姜夫人之母也

毀泉臺

左氏傳有蛇自泉宮出即泉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此蛇妖亦十七也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地妖自此出而聲姜薨故毀之劉

氏曰魯人以為祥而毀之非明民之道也公羊傳泉臺即臺也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案傳楚大饑我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率羣蠻以叛麇人帥百濮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

賈薦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遂滅庸也秦巴從楚楚爲戎首以滅鄰國罪可知也人三國而書滅庸惡之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氏傳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襄夫人周襄王姊昭公祖母

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司城也昭公不道襄夫人殺之而書宋人見衆欲弑之也然以弑君之臯歸宋人則凡與於弑者當以輕重斷獄所以辨上下

定民志也

十有七年

辛亥

春晉

靈

人衛

成

人陳

靈

人鄭

穆

人伐宋

左氏傳晉荀林

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享鮑而還卿不書經但責失其所也失其所計之罪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故貶之胡氏曰稱人賤之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孫氏曰聲諡也九月而葬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

西左傳作北甫十越月齊又來伐我盟可恃乎齊以強凌魯弱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齊方伐我我未能

報先及而與之盟魯服而求平也以鄆丘之盟公弗與而齊復來伐故親及盟也書此皆譏魯文也

諸侯會于扈

左氏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劉氏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

序也其不足序柰何欲治宋而後不能也書諸侯會而不列略之也與十五年盟于扈同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

壬子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高郵孫氏

曰薨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罃卒秦康公卒子共公立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音觸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

乃掘而則之而使歐僕納閭職之妻而使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弑舍之謀既立而天子不討諸侯容之故商人恣行不道反數數侵魯自以為莫敢誰何甫四年而禍起肘腋為二微者所弑卒自受其報出乎爾反乎爾理之常也然春秋之法仍書齊人弑其君者以商人君齊四年諸侯與之盟會不可不謂之君也殺之宜坐弑君之罪故書曰齊人弑其君商人此春秋懲篡弑塞禍亂之源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襄仲賀齊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

冬十月子卒

左氏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敬嬴事襄仲故以子託之襄仲欲立之叔仲惠

伯不可仲襄仲見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襄仲殺大子惡及其母弟視視賤不書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襄仲詐子惡之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子之名左氏曰惡

公羊曰赤未知孰是若如左氏則亦晉師服所謂異哉君之名子也子般書名而此不書文公已葬故不名也胡氏曰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不日史闕之也不地見其弑也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中曰子卒則知邪謀出於使齊之二子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平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

哀姜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見其非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孫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

莒弑其君庶其

張氏曰凡稱國以弑者蓋其君以無道為國人所弑而大臣坐視不能討皆當誅不赦之罪也左氏傳莒紀

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七

吳郡 陳深 撰

宣公

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庶子母敬嬴公子遂弑大子惡而立之周匡王四年即位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

高郵孫氏曰天下無王自平王而下也至於桓公王道竟不能於是不書王以為法於萬世至宣公則王道之不行百餘年矣亂臣賊子接迹而起而王者竟不誅之非天下之無王何至是也唯其無王是以書王耳桓之時王道猶可望可以待王之誅宣之時則竟無王也於是書王以討之也

公即位

宣為弑君者所立雖與桓謀弑之惡不同然其母私事公子遂以其子屬之其意實圖奪嫡也宣公寧不與聞乎是以穀梁謂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書即位其與僖文之立一美一惡不嫌於同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杜氏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而惡明也敬嬴私事襄仲以子托之文公卒仲弑大子惡及其母弟皆齊出也仲懼齊見討故宣公即位之初汲汲求昏于齊為自安計不顧衰經之中而行吉禮魯可臯齊亦可臯也其必去年襄仲如齊告立接之始謀也觀其所為純是利欲略不以禮義自持何耶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傳遂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連上文故止稱遂亦省文法也

不稱姜氏責齊不當犯禮成昏也方至自齊未告廟而遽稱婦變其書法者皇敬贏也敬贏事權臣謀立其子殺大子遂至君擅為國母顯然以姑自處故特書婦姜以著姜母之僭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呂氏曰君母不正孽子篡立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于衛

胥甲晉下軍佐也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于險與趙穿沮史駢之謀放猶羈置母去其所唯罪輕於專殺耳書之亦譏其僭也蘇氏曰胥甲趙穿當軍門呼其罪一也放胥甲而舍趙穿穿盾之族子也故稱國以放言政之不一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氏注平州齊地在泰山年縣西後漢志琅邪國陽都故地有年臺注平州在縣西今屬沂州沂水縣

左氏傳會平州以定公位春秋以來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致討故季文子汲汲納賂請會以定位蓋弒逆之罪無赦豈可以及會而得免是何季世有此繆舉皆諸侯好賂以容姦也世既無王誅又無伯討故亂臣賊子復何所畏而不逞哉魯宣欲定位宜書及而曰會者齊貪其賂其志同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襄仲雖云如齊拜成其實往言將納所許立君之賂于以成其弒立之謀也賂

即下所謂齊西田是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氏傳為立公故以賂齊也程氏傳宣公以不能保有其土地故不云我非彼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濟西魯之故地僖三十一年復取之於曹者去春文公卒甫葬畢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雖云拜葬其實謀立宣也求昏納賂許賂盡在此行以此嚼齊齊必從之

冬十月遂弒惡立宣夫人姜氏歸齊今年春宣即位未幾遂即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又如齊納賂請會既會而公子遂復如齊拜成又將歸齊田諦觀聖筆所書之詳不待傳不待賂而公子遂公孫得臣季孫行父宣公之惡自見魯以臯畏齊而嚼以利齊乘魯之釁以貪其利俱以利而成亂安知義果何物乎故其勢不至于戰國之亂強秦之暴不止也不書魯與而書齊取取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秋邾子來朝

宣公弒立諸侯當討之而邾子來朝無貶者既於朝桓貶矣公羊曰其餘從同同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左氏傳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

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鄭以晉不討宋之臯固不足與然鄭從夷而為中國患何義乎故書人以臯之也楚書爵著其強盛也文二年楚雖伐鄭鄭未服楚故新城之盟伐宋之舉鄭為晉役至

九百廿
今年始叛
楚鄭合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傳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或曰經無宋字蓋關胡氏曰非關文宋弑逆不當救故聖筆削也晉能救陳故特褒而書救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左氏傳會于棗林以伐鄭也地

而後伐止此與桓十五年會于袤同晉趙盾以大夫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其曰會晉師則不以大夫用諸侯之辭也於此見聖人書法之妙而當於理也杜氏注棗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秦之與國案地譜商有崇國在京兆鄠縣甘亭左氏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

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秦知其計故弗與成晉欲求成于秦而不以義乃侵其與國挾詐謀行之宜秦之弗與晉秦自河曲之役已息兵七年今晉無故動其兵端召明年秦師來伐

晉人宋人伐鄭

鄭嘗從楚伐宋宋欲報怨晉亦欲報北林之役故同伐鄭宋自負弑逆何以伐人初鄭以晉討宋之篡受賂而

二年

甲寅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

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氏傳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

御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半入華元逃歸劉氏傳戰而言及主之者也猶曰宋華元為志乎此戰也云爾杜氏注大棘在陳留襄邑縣南經書及蓋宋主乎戰宋以弑逆而妄興師師出不以直可臯也鄭從夷而病中國尤可臯也書師書戰眾相敵及師敗而帥擒豈惟可取無故毒民亡眾宋鄭之臯可勝誅哉直書其實事而惡自見也

秦師伐晉

左氏傳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晉趙盾救焦趙穿好勇而狂者也無故侵崇以召秦兵盾不之臯私厚之也桃園之舉

蓋可見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氏傳晉趙盾遂自陰地晉河南山其首上洛東至滎澤及諸侯之師侵鄭以

報大棘之役楚闞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言能欲諸侯從楚而惡其難乎而惡救鄭禦晉之難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盾示弱增益其疾以連其斃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楚有辭矣趙盾去之以理曲也晉因取宋賂不能服鄭故不競於楚春秋併晉與諸侯悉人之且書侵而不言伐也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晉靈不君趙盾驟諫公欲殺之數矣盾之去當急盾

出而穿攻靈公于桃園故趙穿弑靈公董狐乃曰趙盾弑其君此謀雖未必出盾然盾平日親厚穿穿令盾出矣故為盾弑公此雖非盾使之其實為盾何以

見盾親厚穿盾反而不討弑君之賊乃使之逆新君黑臀于周盾之情無遁矣春秋推見至隱而歸弑于盾真至公之筆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也文十五年即位凡六年崩定王立

三年卯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魯不顧天王新喪未葬欲行郊祀之禮郊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遂不郊此天之變異示人也魯之僭郊已非禮此又有忘哀

從吉之臯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為成王制禮非魯所可得行況天王崩乃祭天子之衰奔赴之時尤不當舉行大禮郊牛傷且死天變顯然而魯猶三望望祭天子之事尤非諸侯所當行既不郊而猶用三望之僭禮春秋書之譏其得已而不已也三望公羊謂泰山河海詳見僖三年

葬匡王

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公羊作賁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公二十一年晉惠公與秦遷之于伊川在唐為河南陸渾縣

今河南府伊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縣故城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胡氏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楚人伐之又觀兵周疆而問鼎故特書于策以謹猾夏之階也

夏楚人侵鄭

左氏傳春晉侯伐鄭及鄭鄭地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胡氏曰不書晉之伐鄭之平者仲尼削

之也鄭以晉受宋賂為不足與似矣而楚豈可從乎今晉成新立背僭竊歸中夏則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遷善故獨著楚人侵掠之罪爾鄭見侵於楚則及知矣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狄之別種孔氏疏曰赤狄白狄俗尚赤衣白衣地譜洛州春秋赤狄之地襄陵許氏曰楚狄迭擾南北此中國

棟橈之時也

宋師圍曹

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弟以作亂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

盡逐武穆之族事在文十年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經不書二族以曹師伐宋但書宋師圍曹即知為二族見伐故也亦貶宋不能自治徒恃眾強以報復也

冬十月鄭伯蘭卒

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四年

丙辰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

魯欲平莒邾之怨挾齊同往書及見魯之志以二大國不能平區區二小邦意魯必有私故不能平於是魯侯怒乃

自往伐莒取向何不思之甚魯能為邾伐莒安知無為莒伐邾者乎是魯與齊一出不能治亂反致亂也其書取尤臯魯也

秦伯稻卒

秦共公卒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氏傳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

見宋字子公歸生字子家子公之食相動以示子家曰它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公子歸生位上卿不能遏服邪惡脅於姦謀撓而從之既操兵柄初聞其謀先事誅之如反手耳何乃為其所制聽其所為故春秋舍宋而臯歸生以為首惡示國討之法也

赤狄侵齊

去秋赤狄侵齊今復再侵以中國無盟主故得以肆其猾夏經屢書以見夷狄強而中國弱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至者危之高固之事亦殆矣

冬楚子伐鄭

石氏曰鄭去楚即晉自三年之夏至十年之冬楚凡五伐鄭至辰陵之盟既從楚又徵事于晉故十二年復致楚圍

此晉不務德以力爭諸侯又不能攘夷狄以存中國之致也然楚兵伐鄭二稱人四稱子稱子者四非與之也悼其強而已稱人者二非加貶也誅其甚而已悼其強以表中國之微誅其甚以惡夷狄之橫爵之人之其意一也十二年楚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丁巳春公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留公強成昏

夏公至自齊

左氏傳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于隣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至以示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氏無子字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左氏傳齊高固來逆女

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胡氏傳稱子者別於先公之女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也嫁女於大夫而不使大夫主之則厭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編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強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卻之使館于外而宣公以國君逼于高固請昏其女強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臯宣公也子叔姬即齊孝公之夫人昭公之母公子商人弒昭公叔姬歸魯昔為齊侯之夫人魯不應嫁齊臣高固固亦不應娶也時齊止公為高固請昏魯侯以此義卻之稍有知者亦知其決不可為何二國之君有如是之昏繆也其失禮甚矣春秋婚姻常事不書書此者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叔孫得臣卒

不書日史闕文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書以示讓也

叔姬昔為國君之夫人既歸其臣又與之偕來齊魯寧無媿乎書此文臯之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戊午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傳陳即楚故也 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書

此書趙盾以陳從楚與衛孫免伐之信如是盾乃修盟主之職宜有辭以伐陳而經書侵何耶見晉以兵加之非其道也

夏四月

秋八月

螽書螽凡十一八月螽凡三

冬十月

七年己未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氏傳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盟者前

定也 魯宣專事齊未通于晉衛欲為晉致魯故前約而來盟魯信衛而往與晉會卒為晉所辱盟之不可恃也如此

夏公會齊侯伐萊公至自伐萊

杜氏注萊國今東萊黃縣 書會者外為主伐萊齊志也書至

自伐危之也萊齊魯之鄰小國也大國不能恤齊恃強而伐之可臯也魯因而助虐其臯均耳

大旱

去秋螽今秋復大旱歲凶可知矣是後不聞魯救荒以賑貸於民國之所存者幸也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黑壤晉地一名黃父 左氏傳

盟于黑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鄭及晉平宋公子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即黑壤公不與盟以路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慢盟至嚴執之辱故諱之 張氏曰凡盟會而不得見不與盟直書之者曲不在公也若夫見執且不與盟而悉諱之也則其曲

在公矣宣公私昵於齊而不事盟主故盟見執而不得與臯以路而苟免於是諱之則宣公之臯可知矣

八年庚申春公至自會

見執於晉 踰年乃至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黃齊竟上地公羊傳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

何譏耳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為君當使人追代之以喪喻疾者喪尚不當反況於疾乎 杜氏曰蓋有疾而還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

杜氏注垂齊地非魯竟故書地有事時祭也公子遂使齊有

疾而還至垂而卒方有事大廟而聞之以遂之弑惡及視有大罪不當書卒今書之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書仲其字也蓋宣公德之與公子友之於僖公同有援立之恩故亦用公子友例生而賜氏俾世其卿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古者家大夫卒而賜氏此蓋宣公德遂越禮而生賜氏俾世大夫故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為後世戒故 劉氏曰自是世仲氏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

起呂 籥 籥者又祭祭之明日仍陳昨日之禮所以賓尸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

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卒書猶繹可已而不已也萬二舞名也舞有文舞籥舞也武舞干舞也籥管也吹籥

執翟羽以舞也去籥者以有聲不用也既知其不可而仍用干舞不能制之以禮徒去籥以掩人之外聞也詳觀一字之間足以見聖筆書法之嚴垂訓之意遠矣

戊子夫人嬴氏薨嬴氏文公妾宣公母也稱夫人自成風亂嫡妾敬

八日而敬嬴亦卒二人皆姦通合謀殺惡及視慘虐不道若此亦安能久乎甫及七年相繼而亡天道之報不遠也時無王又乏盟主得以逃罪而獲今終幸矣

晉師白狄伐秦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伐崇以啓冀端

夏不能責已補過反結戎狄以伐秦何諸侯無可與者適足以示中國之弱而謂狄可恃乎況無故毒民殘衆臯莫大焉經直書實事以示貶也

楚人滅舒蓼穀梁作鄆左氏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

自是愈強聖人先憂之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杜氏注月三十日食經書日食之既

凡三連年夷狄陵中夏臣弑君禍患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

克葬杜氏注敬諡嬴姓也成風薨以夫人葬以小君春秋四貶之以正其

責之也葬必卜日既定其日豈可因雨而止今雨不克葬喪制無備可知也使

明日雨復不止久暴露於外可乎書之以見其襄事滅裂君臣皆可臯也雨不

克葬亦以敬嬴之惡而著咎證焉

城平陽杜氏注泰山平陽縣今襲慶府鄒縣有南平陽城襄陵許氏曰國

有大喪始葬而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為忘親愛矣不

時孰甚焉

楚師伐陳左氏傳陳及晉平楚

師伐陳取平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泰山孫氏曰公有母喪

而遠朝齊無哀甚矣

夏仲孫蔑如京師左氏傳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

禮厚賄之宣公於歲首即朝齊以王徵聘夏方

使大夫如京師可見宣公之慢公屢如齊無不書至譏之也宣公在位九年於

齊侯伐萊襄陵許氏曰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

齊亟伐之畏衆強而陵小弱可以觀惠公矣

秋取根牟

杜氏注根牟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寰宇記今為密州安丘縣之城治

八月滕子卒

左氏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

師伐陳

左氏傳會于扈討不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前年與楚成故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杜氏注卒於竟外故書地陸氏纂例國君不卒於其國例書地扈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宣公獨深向齊衛欲

為晉致魯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及魯宣會黑壤而晉止公是以扈之會魯獨不往二國赴喪皆不往會以私怨廢禮忘親其臯著矣

宋人圍滕

左氏傳因其喪也滕有喪宋不哀恤而用兵圍之故敗而人之以著其不仁也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傳六年楚人伐鄭取成而還此厲之役也既成鄭伯逃歸故九年

楚復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至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楚以鄭不從故數伐之晉既主夏盟當合諸侯救鄭攘楚可也僅使一卻缺帥師而往果能拒楚救鄭乎是以不克鄭與楚平明年晉又合三國伐鄭取成而還冬楚再伐鄭十一年楚子

與陳鄭辰陵之盟而後楚陳鄭合楚居陳鄭之上初主中國之諸侯也經書楚子非與之紀其強盛與中國之諸侯侔矣

陳殺其大夫泄冶

泄字從公穀左氏作洩以唐諱改其傍也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

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襄陵許氏曰殺泄冶張陳亡之本也胡氏

曰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大夫則不失其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之臯矣治無罪而書名者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喪身之禍從之故書名以徵舒弑君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義係於名而書名者也

治之盡忠不避死以諫可謂直矣然當靈公朝夕株林之遊君臣淫放豈踈遠者一言所能止之乎惜乎治不能見幾潔身

而去治死未幾而陳至於君弑國亡悲夫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數如齊必書其至聖筆詳載不厭其繁臯宣公也

齊人歸我濟西田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程氏曰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

不足為善也公歲往朝齊或一歲再往自負篡逆故柔巽卑屈事齊尤謹故齊惠悅其能順事已以所取濟西田歸之言我者魯之舊封也齊取已十年今

始歸我也不言來歸者請而得之也昔取之不

以道今歸之不以正一出於相與之私而已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齊侯元卒

惠公卒頃公立

齊崔氏出奔衛

左氏傳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偏也高國二家齊正卿公卒而逐之奔衛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辭也襄陵許氏曰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弒者以其宗族之強經以氏舉於此辨之早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奔喪胡氏傳天王之喪不奔而汲汲於奔齊喪天王之葬使微者會而公孫歸父會齊侯之葬其不顧君臣上下尊卑之等所謂肆人欲滅天理而無忌憚者也

癸酉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傳禍莫大于拒諫而殺直臣泄冶不憚盡言於其君以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視而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春秋言泄冶見殺於前而著夏徵舒弒君于後以見泄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弒之由著淫放之禍為萬世之大戒也石氏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此所以陳靈公雖無道而從大夫弒君之詞以書之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傳滕人恃晉不事宋六月宋伐滕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稱師譏用眾也鄰有弒逆不能討乃用大師以伐小邦故稱師以著其臯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齊侯卒公親往奔赴及葬而使貴卿往會匡王崩公不奔赴故葬則周不來告宣公於天子則慢甚於強國則特厚春秋比事而觀其罪著矣

晉人宋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鄭數為楚伐不得已從之晉為盟主不能帥諸侯攘楚而但伐鄭畏強凌弱也此時陳與鄭鄰陳弒逆獨不當討乎故春秋俱貶而書人臯之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公羊傳季子者何王之母弟也不書名尊天子也左氏傳劉康公來報聘即季子也其後食邑於劉宣公享國十年未嘗朝周事君之禮甚慢僅遣一介而重臣繼來書以見王室之無政故襄陵許氏曰自是王靈頓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杜氏注繹邾邑魯國鄒縣有繹山今在襲慶府鄒縣為邾魯二國之境詩保有

大水

陰盛陽微夷狄凌中夏之徵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宣公居位十年如齊凡五遣大夫聘齊者六魯之君臣不能為國以禮而數數妾媚悅齊歸父取繹惴惴畏之討故又亟往意必以賄奉之也春秋書之以著其臯比事可見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傳國武子來報聘前此齊未嘗來報聘今齊侯新立始一來也

饑

杜氏曰有水災嘉穀不成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傳稱晉救鄭經削之以晉不能攘楚徒救亦無益也

十有一年

癸亥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

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左氏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

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盟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鄭自此年從楚辰陵既而叛楚楚繼入陳陳終景公世不從晉明年楚遂入鄭是時齊方伐莒晉復會狄不能討株林之逆而楚莊討之故辰陵之盟春秋書楚子陳鄭之上而特與之以楚初主諸侯因以見中國無人夷狄反能行之自此以下比事觀之諸侯之臯著矣於陳鄭書侯伯之爵而楚書子加其上亦所以媿之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莒恃晉不事齊魯從齊故同伐之兵不討陳亂而附強凌弱春秋書之以著齊魯之臯

秋晉侯會狄于欒

才端切欒函狄地晉侯往會之左氏傳晉卻成于晉故會于欒函晉捨討陳而以遺楚使之舉大義為伯討以令於中國晉失盟主之道徒與狄會與楚爭鄭及邲之敗鄭復即楚矣春秋書實事而臯自

也見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左氏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徵舒之祖遂入陳殺

夏徵舒轅意諸栗門陳簡楚子夷國君而能殺夏徵舒故與衛人殺州吁例書之書人眾辭大惡眾所欲誅也聖人與楚之討傷中國之無人書楚人而中國諸侯之臯自見矣亂臣賊子人人得討不問中國夷狄所以廣忠孝之路而拯救三綱於大亂之日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上書楚子殺夏徵舒與其誅弒逆義

也稱人言眾志也此書楚子入陳獨稱楚子楚子之所欲也楚子既入陳而欲縣陳貪其利也向非申叔時言之遂亡陳矣後雖復封之故仍書入者不受而強之也公孫寧儀行父從君於昏宣淫于朝誅殺諫臣致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靈公見弒遂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脫其罪楚莊不能察其反覆既有其罪而納之陳又使陳人用之舉措謬矣蓋二臣者初奔楚必首以重賂啖楚又以縣陳之利誘之楚子貪恤故悅而不加之罪而強欲納之于陳故經始書討賊與之然後著其入陳且納亂臣之罪使楚莊功過顯然可謂當矣

十有二年甲子春葬陳靈公

陳弒君之賊已討故可以書葬矣

楚子圍鄭

左氏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自皇門至於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

延入盟子良出質 鄭與楚辰陵之盟又傲事于晉故楚復圍鄭 楚子已縣陳賴申叔時一言而封陳故經不書滅而書入楚子已入鄭鄭伯牽羊以逆楚子以其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故經不書入而以圍書此聖人忠恕之道也胡氏謂不書楚入鄭以能討陳弒逆故從未滅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圍鄭晉荀林父帥師救鄭鄭已服楚桓子楚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動兵伐鄭不後隨武子士會善之獨彘子先穀曰不可知莊子亦不許惟韓獻子謂桓子恐彘子以偏師陷子為元帥而師不用命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時楚師亦欲還晉趙括趙同從彘子以戰遂大敗林父為元帥不能止諸帥之從楚師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以中軍佐濟下令軍中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師也於誰責乎故經不書晉救鄭而以林父書及之者言林父之志乎此戰也并著其敗師之辜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明日蕭潰 楚入陳復入鄭敗晉師乘其銳氣伐蕭以滅之故經特書滅以著其暴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宋師伐陳衛人

救陳 清丘衛地地譜今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 左氏傳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

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故曰不實其言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音要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陳共公與衛成公有舊好故孔達有背盟救陳死謝音胡氏曰書同盟志同欲也程氏曰晉為楚敗諸侯懼而同盟也 皆國卿而書人以其盟無益未幾皆渝故敗之陳藉楚以討弒君之賊不容不從楚宋不能為陳討賊楚既平之乃動眾伐其即楚非義舉也衛人救陳雖背盟經以救書見陳未有罪而遭宋伐為可恤也書救者責宋也書師以其妄用眾書衛人以其渝盟也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衛孔達曰先君有約音要言焉不可不救也 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也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死謝音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人救陳既而晉人來討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

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於是孔達縊而死衛人以殺告說于晉而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襲父位 孔達固有罪矣而衛人用其言以干盟主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衛用人謀國于犯盟主至于見討誰之過歟故不去其官稱國以殺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曹文公卒宣公立成十三年卒

晉景侯伐鄭

左氏傳為邲故也 晉不能庇鄭使鄭囚服於楚既困且辱皆為晉也再犯楚師楚能赦之楚德厚矣難怪其與楚也晉

伐楚救鄭既以後期邀戰于邲自取敗績不知悔過以同姓諸侯自相魚肉欲中國強夷狄弱其可得耶 晉敗于邲不能自反復與楚爭鄭勞人甚矣文公而下諸侯親自將書其爵此所以書晉侯伐鄭是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曰無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

惡宋文十年楚子申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聳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辱而行辱申舟子字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此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 殺其使者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寢門闕劍及于寢門之外卑及於蒲胥之市九月楚子圍宋 宋困於楚數矣自僖公之世會孟被執戰泓敗績盟諸侯以解圍今復被圍楚之強甚矣然十二年宋伐陳經書救陳所以著宋之罪今書

楚子而不去其爵亦所以示宋殺其使以召兵故無與辭春秋非以進楚亦著楚自此而益盛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石氏曰文公以來大夫始專盟會至此以為常矣王氏曰遂以不正立宣公宣

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聖人詳書以疾之 公孫歸父以外臣僭恣而抗諸侯齊侯以國君下屈而會外臣皆非禮也經特書之所 以著當時諸侯陪臣之卑不能以禮讓為國國非其國矣

十有五年丁卯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案左氏傳十四年孟獻子言於公曰

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公孫歸父去年會齊侯今年又會楚子其專甚矣會于宋以宋被楚圍將以平宋楚因以自謀而薦賄也魯以千乘之國不能攘夷狄而至為此謀又使其臣得以專恣不亦謬乎 春秋連書之所以志魯之君弱臣強而反自屈於夷狄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被楚圍九月甚急及是而始平平謂平之和也宋華元以情告急于楚子反感動

子反子反亦以情告之於是退三十里而盟二子平二國差可賢其稱人何也公羊以為平者在下也謂二子專之非稟命於君雖卿亦人之不與之也況華

元竊入楚師而劫其將子反將而劫於敵出於要盟故君子不貴故書平而不書盟也書宋人及楚人平宋及之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案左氏傳潞子嬰兒

之夫人晉景公之姊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於是晉侯伐潞滅之殺酆舒潞赤狄之別種也赤狄有潞氏甲氏潞今潞州潞城縣潞潞潞之殺真狄也以嬰兒歸晉以其所自出也晉侯因酆舒之罪使林父帥師討之既執酆舒殺之以正其罪當立君改紀其政而返何乃利狄之士滅潞氏以其君歸不仁也經不書林父而書晉師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秦人伐晉凡三文三年此年襄十一年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左氏傳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二皆王卿士使王札子捷即王札子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襄戴公之子果如傳所云則王孫蘇首惡經何不書恐未必然也發微以王札子王子札也文誤倒耳劉氏云王子札之子故稱王札子然皆不可考也召伯毛伯王之卿士王札子人臣也而擅殺之周衰天子失政刑其亂甚矣春秋書之不待貶而罪著矣

秋螽自六年至今凡三遇秋螽其間水旱迭至宣公不修德之所致也災異數而國空匱橫斂起而民愈困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杞邑公羊作牟婁恐無聲之訛也大夫相會始此也始諸侯自相會後

諸侯與大夫會至此大夫與大夫會皆非王事而動以非禮故其流不至於篡奪不止也

初稅畝初謂始行之也稅畝履畝而稅也井田之法一夫百畝十畝為公田什一而稅也今履其私田復十稅一始什二而稅也故哀公曰

二吾猶不足蓋始於此也其後成作丘甲哀用田賦春秋屢書之以譏重斂也

冬蝻生蝻悅全切又尹綃切蝗子也始生曰蝻既大曰螽秋方有蝻冬又生子蓋蝻遺子於僻野又將蕃育聖筆復書懼災也

饑經三書饑宣世兩書饑十年以大水今年以蝻為國不務本無蓄積一遇凶災則民不聊生而又加以重斂國非其國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左氏

傳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王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代林父將中軍杜氏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士會命卿又為上將書以人貶之也晉既滅潞氏今又并其餘黨盡滅之無遺亦甚矣非攘夷狄之道也晉自邲之失而還志在於伐狄遂并其地聖筆書之極貶之也

夏成周宣榭火成周周之東都今洛陽也宣榭公羊曰宣宮之榭也何休曰周宣王之廟也至今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榭杜氏注講武屋胡氏曰案呂大臨考古圖有邠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邠是知宣榭宣王之廟也古者爵

賣春秋編卷七

通志堂

有德祿有功必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宜王之廟謂之榭其廟制如榭也左氏曰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聖人因東周宣榭之火傷聖王之烈既不可得而

秋邾伯姬來歸

左氏傳出也此年邾伯姬來歸成十五年杞叔姬來歸皆見出也嫁之時不書歸以為媵也春秋內女出亦詳

書之所以謹男女之

大有年

桓弒逆宣奪嫡桓立十八年宣亦立十八年其間水旱災變薦臻也皆紀異也蓋謂連年凶災此年方得豐熟民幸足食宜喜而

書之以紀其異以見他時之不足可知此聖人言外之微旨也

十有七年

已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卒靈公立襄二十六年卒

楚于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直管切又音短

杜氏注斷道晉地

左氏傳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音傾公惟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家眾也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及斂孟高固

逃歸晉師還齊頃悔晉使固可罪何卻子之怒而不能已亂反甚之耶姑假同盟之禮約諸侯共伐齊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公弟叔肸

卒

宣公子赤之庶兄而

殺之以奪其位叔肸非之終身不食其祿其不去者以兄弟之親不可絕也書之曰公弟明其得弟之道以叔肸得弟之道則宣之為兄而不兄可知矣其稱字賢之也故取貴於春秋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書卒賢也

十有八年

庚午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

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於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齊頃召亂晉卻克私怒逞兵春秋據事書之齊晉之罪自見也衛世子也而帥師會諸侯以伐人國不言及一罪之也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戕殺也自內曰

弒自外曰戕邾人往時嘗執鄆子用之鄆不能復天子不能誅今又直入鄆國戕鄆子縱恣暴虐甚矣非亂世曷至是哉書于鄆責鄆之臣子不能拒難也

甲戌楚子旅

穀梁作呂卒

時楚子僭王降稱子秋之也此聖筆所削也五等諸侯卒稱爵正也葬稱公從臣子詞也若吳

楚之僭春秋絕之辟其僭稱之號恐民之惑故不書葬書卒以其與中國同會盟也時齊晉伯業衰楚莊能誅叛討貳因而傷其卒而志之也楚莊卒共王立襄十三年卒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有寵欲去三桓以張歸父謀去之固善而不知其本已之不正安能正人以正國家況事晉未久豈能保其必信而假之以力哉

時三家強盛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氏傳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歸父還自晉至魯竟外聞君薨而家逐不容於不奔也蓋宣公以仲遂援立之功而愛歸父用之太專故疾之者眾徒以公庇之未能誰何也今聞君薨而不敢復命亟去而之齊以逃罪也奔不言出在外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八

吳郡 陳深 撰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諡法安名立政曰成定王十七年即位

元年

辛未

春王正月公即位

張氏曰雖無王命有父命故書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禮記月令仲春獻羔開冰今二月書無冰蓋冬溫無冰可藏至二月獻羔無以啓冰而廟薦故書以志之洪範豫恒燠若謂舒之罰常燠也經書無冰三蓋常燠也此則成公幼弱政事舒緩政在室公室不張其兆見矣

三月作丘甲

作者創始為之也謂變古之常制而始作之也丘甲賦丘為甲也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十六井四丘

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也胡氏傳唐李靖曰周兵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今作丘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蓋益兵而增三之一耳按甲上三人者統步卒七十二人每甲士一人統步卒二十四人故二十五人為一甲今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成公初年而變法增賦民困於暴斂矣故聖筆特書作之

一字以惡之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杜氏注赤棘晉地 初公孫歸父與宣公謀去三桓聘于晉使還公

薨懼而奔齊三桓用事怒齊納歸父聞齊將出楚師故臧孫許又懼晉討遠尋盟于赤棘書及者魯所欲也汲汲而求盟故明年鞏之戰用晉師焉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氏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王季子也微戎戎平還要其不備將遂伐之叔

服周內史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茅戎之別王師敗而不先言戰以王者至尊天下莫之敢亢而況戎乎不言戰所以存尊君之義也王者有征無戰今王無德以來遠人微戎致敗是自敗之道也故不諱敗而書之因以示戒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案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取龍遂南侵及巢丘經不書失邑略之也齊納歸

父而三家怒及魯盟晉而齊益疑故首來伐未幾有鞏之戰胡氏謂同為憤兵皆非義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

敗績齊以伐魯之師南侵衛亦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孫子不可遂戰于新築而敗經書及齊師以衛主之也蓋良夫不能全

師愛民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眾幾喪身辱國故以衛主之而臯良夫也齊侯自將而曰齊侯不與衛大夫之敵齊侯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

臧孫許 叔孫僑如 公孫

嬰齊

師師會晉卻克 衛孫良夫 曹公 子首及

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鞏齊地魯四卿並將踰制甚矣聖筆首詳書之以志其僭晉侯以卻克之怒許二臣

之請毒民役眾非盟主不得已而用兵也四大夫擅命請兵交怨鄰國以肆其憤豈人臣之道僭竊之禍啓矣齊頃驕恣致四國之師師敗而幸免焉經例以受伐者為主此戰雖齊自取而不主齊者以四國騁憾殘民故主之以為憤兵之戒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表婁

之

戰齊師敗齊侯幸免晉師逐齊侯齊侯使國佐齊矣如師請平鞏去齊五百里表婁去齊五十里而及國佐盟齊亦窘甚矣諸侯之師迫人於此而受賂以盟其亦異於召陵之役也邵陵則經書曰來盟于師盟于邵陵楚人自服而求盟也此則經書曰使國佐如師雖曰齊侯哀鳴請服國佐之來將以賂免非服之也而晉之命之不以理為國佐所折揖而去之卻克於是朕魯衛之使以其辭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表婁而與之盟故經書及見汲汲欲盟者晉也反以晉人及之吁國佐一言使四國大夫汲汲追與之盟辭之不可已者如此卻克以雪見笑之憤會四國之大夫一戰勝齊反魯衛侵地不為無功而春秋結

之惡其以大夫而專征伐挾主盟之勢戰勝脅迫而要賂以力而不以禮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共公立成十五年卒

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卒定公立成十四年卒

取汶陽田取者非其有而取之也汶陽漢志魯國汶陽縣今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汶陽田本魯田也齊歸而與之不曰歸而曰取蓋因晉勝齊齊不得已而歸之如賂焉非其志也齊嘗侵而有之晉命歸之其得之之易猶取之也不曰取之齊者本非齊地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衛從晉伐齊故楚侵之鄭楚與國故以師會俱稱師見其眾也衛有穆公之喪鄭衛同姓從夷狄而伐喪其罪可知不書及與楚同貶也而又書楚于鄭上見楚主兵鄭服乎楚而聽其役也聖筆直書而罪自著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左氏傳楚侵衛遂侵我師于蜀經書侵衛不書侵我與師于蜀止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何耶書其重者爾莫重乎以中國諸侯降班而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公既懼楚與其大夫為蜀之會遂率諸侯凡十一國與之同盟自是鄭專事楚晉不得宋由公即楚故也先書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以明諸國棄晉從楚公之由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左氏傳楚侵及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

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置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置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程氏曰楚為強盛凌轢中國苟能保固疆圍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矣春秋魯史也故先書公次書楚主盟者也嬰齊貶稱人以楚僭王黜之比之夷狄也諸國大夫亦稱人責其不能保固疆圍以事晉畏楚而服之是從夷也故極貶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去

公與鄭為蜀之盟魯宋衛曹咸在焉言猶在耳今又從晉伐之何耶與鄭盟為楚也今伐之從晉也反覆若此盟不足以固信矣雖然聖人未嘗不欲與中國而攘夷狄故盟于蜀則人之諸侯從晉伐鄭則書爵焉伐之者以鄭附楚也晉徒知鄭從楚而不知十一國亦竊與楚盟晉雖或知之以其眾難以盡罪之也故先問首從楚之鄭約魯宋衛同伐之以警其餘也經書爵者亦以許晉此役俾諸侯有所懼不致靡然盡從夷也宋衛有喪去衰經而從金革不稱子而稱爵著其惡也譏宋衛則公與諸侯之非自可見矣

辛亥葬衛穆公

讀春秋經傳

二月公至自伐鄭

公昨畏楚而盟今附晉而伐未逾時而致以危之豈非公貳心晉楚有危之道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劉絢曰新宮宣公之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丹桓宮楹刻桓宮楹皆稱諡此不稱知主未遷也官告成方新主未遷祭未舉故但稱新宮廟災而哭禮也為神靈之所止人情所宜哀今主未入遇災而哭此何禮哉宣公篡逆所立不正已薨獲免矣故廟成而燬天意所絕以其不可從祀也

乙亥葬宋文公

左氏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燒蛤為炭益車馬多埋車馬始用狗用人從葬椁有四阿四注椁也孔氏曰周禮匠人云殿人四阿重

屋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棺有輪檜輪旁飾檜上飾皆玉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胡氏以經不見葬之厚然聖筆至七月方書葬見其用天子七月而葬之禮其僭侈可知矣

夏公如晉

左氏傳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魯復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此後年晉使韓穿來言汶陽田奪而歸之於齊有以知晉之無以令天下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氏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而不事之故與此伐以亂治亂聖人惡之又況大夫之專伐乎

公至自晉

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譏之也譏其何為至自晉也公自即位不思朝周而往拜汶陽田而朝晉繆舉也經特書以罪之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左氏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杜氏注棘汶陽之邑在濟北虵丘縣胡氏傳復

故地而民不聽命至命上將用大師蓋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氓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魯雩可也大雩雩不可也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

音咎音如杜氏注齊咎如赤狄別種也左氏傳伐齊咎如討赤

狄之餘也齊咎如潰上失民也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齊咎如潰四字蓋經闕此四字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散入齊咎如故討之大夫國氏亦以譏其專伐耳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左氏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

聘且尋盟丙午盟晉丁未盟衛泰山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

以惡之

鄭伐許

程氏曰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胡氏曰稱國以伐狄之也

四年

甲戌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通嗣君也杜氏注蓋宋共公初即位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氏傳歸叔姬故也杜氏注將出叔姬先修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杜氏注敬諸侯則得天命張洽曰晉景公勝齊而驕魯欲叛之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氏傳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

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西鄆後漢志廩丘今濟南府鄆城縣杜氏注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魯有二鄆此

近晉者也

鄭伯伐許

左氏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許地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救之田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何

氏注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乙亥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陸氏纂例曰郊伯姬杞叔

姬不書嫁而書出或嫁時夫未為君也胡氏曰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重人倫之本以為世戒也

仲孫蔑如宋

左氏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公羊首作秀杜氏注穀齊地左氏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即僑如

譚諸穀野饋曰譚運糧饋之夫之擅相與會志其專也大

梁山崩

杜氏注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今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中變反驛也召伯宗伯宗辟音避重遇重載之車使之避

已曰辟傳重人曰重載之人待我言車重行遲若待我回避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

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不舉樂降服乘綬車無文飾徹樂出次
 舍於郊祝幣太祝陳王帛禮神史辭太史修言辭以謝過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
 伯宗請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公羊傳梁山崩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
 天下記異也胡氏曰絳人之語於禮文備矣古之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
 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
 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
 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
 三十二其應亦僭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其事應具存其可忽諸襄陵許氏曰
 山崩之歲定王崩周室日衰又二年而吳兵
 始犯中國卒與晉爭盟于黃池王伯道衰

秋大水 陰盛邪勝之所致也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魯不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杜氏注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成及子國鄭穆公子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盟于蟲牢之盟不顧甚矣鄭既服晉於是盟九國諸侯約備強楚也十一月聞天王之計而不往奔喪十二月方且從事會盟經書其實事而諸侯不臣之罪自見也

六年 丙子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廟也立者不宜立也書之譏非禮也武公名敖周公九世孫由武公至于成公十有二

世矣非百世不遷之祖乃親盡已毀之宮也成公不考廟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過則毀之不可復立立之非禮也與其後定公立煬宮同取鄆 音專又市鬻反杜氏注鄆附庸國也左氏傳取鄆言易也胡氏傳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魯凌弱而以兵力取之雖不書滅書取亦貶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以蟲牢之盟諸侯謀復會而宋辭以子靈之難故侵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公孫嬰齊叔肝子也左傳子叔聲伯即公孫嬰齊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鄭悼公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傳孟獻子即仲孫蔑叔孫宣伯即僑如侵宋晉命也 侵者潛

師侵掠也魯以晉命有事於宋出於無名故經書侵以罪之也晉景不務彌縫諸侯之闕反使諸侯構怨則楚必有以量中國矣 魯自成四年宋來聘五年

魯報聘今年侵宋以蟲牢之盟宋辭以子靈之難晉疑宋有異意故命魯侵之七年宋從晉於馬陵之盟於是晉魯宋交好如初故八年宋魯始為婚契終宋之世與會為好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楚始書大夫將 左氏傳楚子重即嬰齊伐鄭鄭從晉故也 楚伐鄭喪疑於文無貶

以棄禮背義夷狄之常然下志晉樂書帥師救鄭善救者則伐者之罪見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今平陽絳邑縣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昔事楚而今歸晉故楚伐之晉不得不救之也 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三帥之諫不遷戮而遂還春秋所以善欒書也 不戰而使楚師畏之而去不無功也襄陵許氏所謂存霸統也

七年 丁丑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鼯小鼠也口甘食傷牛不覺天地之牛角栗宗廟之牛角握郊之大禮必用牛牛傷角則不可用郊禮非魯所當行以僭事天天不嚮也鼠初食牛角尚可曰養之不謹至於改卜牛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天意不嚮僭也如此即變異也襄陵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弗戒亂之象著矣

吳伐邾 音談 杜氏注吳國今吳郡 邾已姓國秦有邾郡漢屬東海郡 故城今在淮陽下邳縣北 楚見於經始書荆後進而書楚盛而書子吳泰伯之後本伯爵春秋惡其僭王今始見於經但稱國其盛不過稱子與楚皆狄之也四夷雖大止當稱子春秋所以正名分也 左氏傳吳伐邾邾成邾及吳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恤無弔者也夫

夏五月曹伯來朝 曹宣公也

不郊猶三望 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禮是以書之三望 說詳見僖公三十一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汜 音凡鄭地在襄城縣南 楚未得志於鄭故子重復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楚伐鄭公會諸侯以救之伐者不善而救者善也故皆稱爵杞本公爵降而稱伯又列於莒邾之下志其削弱而託憫之意也 晉合八國之師親往救鄭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故書救以善之曷不移八國之師往問罪於楚徒救而不能服之何足以言盟王也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杜氏注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八國諸侯同病楚故同盟

通志堂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杜氏注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今屬壽州 楚子重子反以私憤讒殺申公巫臣之族巫臣怨之時在晉遂請使於吳與之射御教吳乘車戰陣教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見於經春伐郟秋又入州來無所畏憚暴甚若此以晉通之前此楚嬰齊數伐諸侯自是不敢動畏吳之攻其後也雖然晉之通吳是又生一楚也

冬大雩

冬而早得雨故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朝而反其戚邑焉

左氏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孫良夫之子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滅焉戚林父邑出奔戚隨屬晉故晉因衛來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汶陽

田魯之田也齊昔侵之鞏之役晉師勝齊晉俾齊歸侵魯之田今齊晉復合晉侯乃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魯而歸之也魯之田受于天子晉豈得私喜怒而專制之乎故春秋始不曰歸而曰取謂魯假諸侯之兵力得之也今書曰歸反若齊之物而歸之所以極晉罪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襄陵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左氏傳聲伯如莒逆也因聘而自逆婦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聘其姬也許氏曰錄伯姬始於此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杜氏注宋公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任氏曰婚禮不稱主人為其嫌於自媒也

納幣而書宋公使之非禮也胡氏曰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納幣大夫之事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

趙盾晉侯之壻也其季父曰嬰胡死而亂其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必憂弗聽莊姬怒譖之於君曰同與括將為亂君問諸欒氏欒氏對曰固聞之君於是殺同括同括為人臣內不能正家外專權自恣固足以來其譖而殺其身然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晉侯信譖而殺無罪罪累上也見晉之無政刑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周簡王初即位三年思有維固諸侯之心故使召伯來賜公命

非禮也一人之私恩也故書曰天子天子者子養天下主乎恩也天王者制治天下主乎法也主乎恩則以情主乎法則以事江漢之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王命召虎來旬來宣凡此者主乎事則知王者以法言也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明明天子令聞不已凡此者主乎情則知天子以恩言也成公之立八年矣未嘗入見又無勤王之功何為而賜命也特出於上之私恩而已是以聖筆變文曰天子以見非王者之大法誠天子之僭賞也召伯召桓公周卿士經書王而不加天不

張奇

能承天也書天子而不稱天王為其不能以天臨乎下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叔姬來歸自杞今年四年矣其卒也故書雖見出猶書卒者為明年杞侯來逆叔姬之

喪以歸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 吳伐邾晉不救邾不得已成之晉又強魯并率諸侯伐之何義乎魯為邾請緩師亦不可魯弱畏晉而不敢違也來聘而強以伐人之國不道也僑如出會士燮主兵大夫之專甚晉之霸政亦自此而衰矣

衛人來媵

媵伯姬也媵不書此何以書譏三國來媵非禮也此後晉齊來媵二國媵之禮也

九年己卯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左氏傳杞桓公來逆

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杞婦故卒稱杞逆叔姬為我也既棄而復逆其喪為魯故公羊傳脅而歸之也啖氏曰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陸淳曰此言禮婦既練而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于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

左氏傳為汝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在年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晉不悖信義以率諸侯徒盟不足尚也盟鄭而鄭即楚故秋執之盟莒而莒為楚伐而潰晉不能救晉之無信義可知矣盟何益之有哉經書同盟以罪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經不言逆逆之道微爾但書歸

于宋譏其不得以禮行也古者婦人既嫁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謂之致女致女使大夫聘焉卿非禮也經詳書閔之也

晉人來媵

媵伯姬也諸國聞伯姬之賢而爭媵之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稱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書人所

以著其專執之罪楚以重賂與鄭鄭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悔而如晉晉人以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使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

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削而不書以鄭貪楚之賂背華即夷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救之名也晉與楚徒爭鄭不能以禮招攜以德懷遠但以區區之詐力求諸侯何足以言盟主患楚之彊暴何不會諸侯以伐之使服及其猾夏然後救之救未至而從之者則伐而爭之今執其君以伐其國又殺其使亦甚矣卒之鄭謀改立君以紓國難公子繻見殺叔申叔禽見討子如之死者四人鄭禍變若此皆晉為之也豈得謂之執有罪故書人貶之晉之罪著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今春晉方會諸國盟

干蒲以備楚也莒小國不得不從不從則晉必會兵伐之今楚伐莒決旬之間圍渠丘潰莒又入鄆莒固以無備而潰諸侯熟視而莫之救盟豈足恃乎其何以服人之心而使無攜貳也宜乎晉之不競楚之無忌憚自若也

秦人白狄伐晉左氏傳諸侯貳故也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書曰師

狄均也然皆不書及一之于狄也晉不能謹華夷之辨首與白狄伐秦故秦復與狄伐晉皆晉有以啓之也

鄭人圍許左氏傳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不畏晉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謂晉不欲更

立君必歸君晉執鄭伯鄭人謀出師圍許將改立君以紓晉使晉必歸君此所以圍許也

城中城杜氏注中城魯邑也在東海虞丘縣西南治國安民以德政不

曰凡城之志皆譏也左氏曰書時固不論時與不時也

十年庚辰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左氏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氏曰其為

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而後立剽亦以其弟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特書弟以為後戒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匹夫而代大夫之事也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匹夫而代諸侯之事也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匹夫而代諸侯之權也不書氏族未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魯之僭郊非禮也故天不享而卜之不從卜日卜牲蓋有常禮卜至於再不吉則已何至於五其瀆甚矣見天之不可妄徼其吉耶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執鄭伯鄭公孫申謀立君而

紓晉使晉必歸君公子班聞其謀三月立公子縵四月鄭人殺縵立髮頑成公太子如奔許驪武子以鄭立君我執一人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五月晉立太子州蒲為君會諸侯伐鄭鄭賂而盟辛巳鄭伯歸經但書晉侯傳安知是存作晉為已甚矣書此志晉之罪而併罪諸侯也

齊人來媵

媵伯姬也晉衛同姓二國已來媵齊又媵則三國况異不宜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孺

乃侯卒 晉景公卒厲公立 成十八年遇弒

秋七月公如晉

公親往弔而朝嗣君也晉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菽音廢菽未反以糴於楚糴菽如楚候其還以知虛實冬葬晉景公而經不書

左氏以為諱之石氏以左氏未足考據公雖如晉葬未必在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

辛巳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自去年七月如晉至此年春三月方至自晉凡留

九月何其久也左氏有止公送葬之說其始也以公為貳於楚止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危亦甚焉

晉侯使卻擘

天由來聘己丑及卻擘盟

卻擘晉卻克從父兄弟也時晉彊魯弱卻擘以

大夫而敵公盟何其專也來聘晉止以報公之如盟則我所欲也故書及不書公取公與大夫盟而諱之也晉之來盟以公貳楚魯畏晉彊不敢不盟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卻擘之聘也左氏曰且涖盟非也魯雖欲之晉安肯盟若以卻擘之來為來盟則當書之如衛侯

使孫良夫來盟之類宣年若以行父之往為涖盟則亦當書如公子友如齊涖盟之類僖三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以修前好傳之蓋魯懲於附晉陵齊以自取辱而始講交鄰之禮雖欲附齊而未能也自鞏戰

之後與齊盟于蜀又盟于蟲牢又盟于蒲雖盟而齊未釋憾於鞏之戰而魯未釋憾於汝陽之復歸故叔孫僑如如齊專以修鄰好耳

冬十月

十有二年

壬午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左氏傳周公楚惡惠襄惠王襄王孫之

偏也且與伯與平聲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杜氏注天子無外故奔者不言出周公為王所復而自絕於周故書出以非之人臣有過當服罪安

有奔之事為臣出奔無君矣天下安有無君之國也晉納逋逃其罪亦著矣

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按左氏宋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傳既言宋合晉

楚鄭聽成經何以但書會晉衛而鄭宋楚俱不與何耶以經考傳則有不可曉者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左氏傳狄人聞宋之盟以侵晉聞閭廛之間狄晉楚盟于宋故聞之而侵晉穀梁曰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

之曰敗

冬十月

十有三年未春晉侯使卻錡魚綺切來乞師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晉不

稟命於天子擅欲興師其後雖假王命而行而非專稟命也況以私忿伐秦唯恐諸侯之不從故卑辭自屈以乞師自此至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凡四乞師於諸侯聖筆特書乞之一字其貶之也至矣晉為盟主動以信義徵諸侯以師會孰敢不聽何至於乞哉春秋直書實事以為後世戒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書如京師而不書朝見非有朝王之實意因晉約伐

秦道由王都而往朝之故書與列國之禮均書如京師之後而繼書遂會諸侯伐秦以見其實蓋深罪其志不在王室也泰山孫氏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時巡守朝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晉使來乞師公如京師自京師遂伐秦以惡之也 是年敗秦師于麻隧

曹伯盧卒于師左氏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 諸侯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 宣公卒于麻隧

秋公至自伐秦先書自京師遂會伐秦稍進其朝王之意及至自伐秦而不以京師至而以伐秦至明本非朝京師也

冬葬曹宣公左氏傳既葬子臧將二子臧公子欣時曹之賢公子也不義負芻將二奔他國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請留子臧乃反而

致其六邑 還邑於成公不食其祿 為十五年款曹伯傳

十有四年甲申春王正月莒子朱卒莒自茲年公始見于春秋至此渠丘公凡四世矣而

經書其卒莒夷也其君無諡皆以號為稱則禮之不備可知矣死不能葬也卒不葬我不往會也徐邈曰葬皆稱諡而莒行夷禮君無諡故與楚僭王號同不書葬 終春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左氏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驪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 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衛侯見而復之 林父七年奔晉言自晉由晉侯得歸也林父得罪於君而出奔晉晉使卻驪送而見之衛雖欲辭迫於大國之請而不果則衛之為衛晉之為晉可知矣 書自晉歸于衛參譏也蓋衛侯出奔六卿專晉之漸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逆公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左氏傳鄭子罕伐許成鄭伯復伐許許人平

以是所封之 甲求和於鄭 叔申之封 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稱婦宣公穆姜尚存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有疾立妾敬姒之子衎為太子是為獻公襄十四年出奔

秦伯卒

桓公卒景公立昭公五年卒

十有五年乙酉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者公子遂襄仲之子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傷其無後使嬰齊為歸父後立弟為子也何休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也為歸父後則弟不可為兄嗣為襄仲後父字為氏亦非也書仲嬰齊卒又見弟之後兄為非正也

癸丑公會晉侯

屬衛侯

獻鄭伯

成曹伯

成宋世子成齊國

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氏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太子自立也

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程氏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弑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之京師禮也春秋書執諸侯者多矣惟是為得禮 晉既與曹伯盟乃執之 繆舉也當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宋共公卒平公立昭十年卒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將北師侵鄭衛子囊曰公子真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鄭地遂侵衛及首止衛地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楚邑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為明年晉敗楚於鄢陵傳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傳宋華元為右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室子肥文字輕公室以為弱故殺其殺黨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乃出奔晉左師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 按經云奔晉又云自晉歸于宋若果因魚石止而遂返則經必不如是書之也故趙氏疑之時蕩氏乘喪作亂殺公子肥六卿皆其族華元懼不得不出奔晉假晉之力以討之元既得民又挾晉以自重元自晉歸

通志堂

使國人攻蕩氏殺子山而國始定蕩氏宋之族也不書氏明背其族也背其族是伐其本故去族以示法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山實有罪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魚石以同桓氏故疑懼而奔楚左氏謂出者五人而經獨書魚石出奔楚當以經為正而傳不足信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

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人會吳于鍾離左氏傳吳始通也吳未嘗通中國今始來通

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鍾離楚邑淮南縣今濠州城下故鍾離國嬴姓後為楚邊邑程氏曰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胡氏曰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有二會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意在賤夷狄而非諸侯往與之會也夫以秦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爵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大國亦俛首東向而親吳聖人蓋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舒涉切葉今汝州葉縣左氏傳許靈公畏偃于鄭請遷于楚楚能安小國而使之昵夷蠻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丙戌春王正月雨木冰杜氏注記寒過節冰封著樹杜氏既以十一月為周正何為言寒過節自相抵牾如

此是又主夏正而言也公羊傳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疑陰兵之類冰脅木者君臣將困於兵之徵胡氏曰未幾有沙隨苕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唐遜皇帝以為木稼者是也木稼蓋木介爾此記異也劉歆曰上陽施而不下通下陰施而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滕文公卒成公立昭三年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左氏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楚大夫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鄭得楚田遂叛晉子駟從楚子

盟于武城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滕宋之喪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破敗子罕退舍於夫渠宋地不做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鄭地為晉故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左氏傳晉侯將伐鄭使卻驪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程氏曰時穆姜叔孫僑如將

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止之欒武子請行於是與師楚子救鄭晉楚遇于鄢陵及戰呂錡射楚共王中目鄭伯納旌於陔以免囚楚公子茂扶糜反旦而戰見星未

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雞鳴而食晉佢曰蒐乘補卒明日復戰
 逸楚囚共王召子反謀子反醉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
 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共王傷故不言師君重於師也言及者晉志乎此戰也晉楚之戰勅敵也且戰
 至日莫未已勝負未可知也晉亦幸而捷爾楚雖敗而益張晉亦息矣樂
 氏譖而誅三卻晉遂亂范文子始不欲戰幸勝而復戒其言信可重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鄆陵之戰楚子親臨行陣而敗不思所以自責乃歸罪於大夫故稱國以殺以累上之辭言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杜氏注宋地梁國寧陵縣有沙隨亭不見公者晉侯不見公也鄆陵之戰
 晉侯乞師于魯公以叔孫僑如通穆姜惡季文子孟獻子欲去之公將出師待
 於壞墮申宮做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即僑如使告卻驪曰魯侯以待勝者
 卻驪譖公晉侯不見公程氏曰晉侯不見公聽譖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
 已無恤乎人魯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恥也
 晉聽譖怙強無義不見公我何恥焉故直書之而在會諸侯俱有罪也

公至自會
內有穆姜之難外不為盟主所禮故至以危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也齊不躬行而以大夫會故但書齊國佐邾書人蓋微者皆直書其事以譏之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殺嫡自立晉侯執之歸于京師天子當正其罪上而俾晉侯釋之也今聖筆直書歸自京師見王之釋有罪也不絕曹伯之位者譏在王而不罪負芻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
言非伯討也舍處之也茗丘晉地執之無罪誅之無名舍之茗丘以待命也魯大夫見執如叔孫意如昭十三年叔孫婁二十四年類皆書其至今行父不至蓋公在而歸書公至自會舉公為重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通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又譖公于卻驪使殺行父及魯平赦季孫故僑如奔齊公未歸嘗命國人逐僑如僑如亦自知譖君之罪既覺恐禍及已故不容不奔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驪盟于扈
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石氏曰季孫獲歸與卻驪盟于扈晉之政在大夫可知矣

公至自會
君臣同出以君至也公伐鄭不君臣同出以會至者行父故也

乙酉刺公子偃
左氏傳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穆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公了買言不卒成刺之言非其罪而加之也



僂止言刺言當其罪此內殺大夫有罪無罪之別也 刺之義見僖公二十八年

十有七年 亥 春 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括衛成公曾孫左氏傳鄭子駟侵晉虛滑晉邑

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在陽翟縣西南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

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左氏傳鄭太子髡頑侯孺乃侯切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戎鄭公會尹武公

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音禧童至于曲洧杜氏注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 鄭叛晉即楚晉會諸侯往伐之則求盟既盟復背晉為盟主於是假王室二卿與諸侯共伐之及楚兵一出諸侯遂還亦徒為此盟猶未能盟之也 曹伯負芻乘喪弒太子自立晉雖執之于京師王舍罪而歸之今又列于會王無政刑矣故是不書王見王之不王也 齊桓首止之會王世子不與盟異時月而書諸侯同盟于葵丘會而不盟尊王也 今此既尊二卿在曰九月戊辰諸侯同盟于葵丘會而不盟尊王也 今此既尊二卿在上及同盟則不殊而混為一列有愧於齊桓矣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

秋公至自會

不以伐鄭致而以會致蓋以晉罪公未久則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會以得免為幸故以會至錄也

齊高无咎出奔莒

左氏傳齊慶克通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

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會伐鄭高鮑處守高无咎鮑牽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據索備姦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刑鮑牽而逐高无咎无咎奔莒莒弱魯魯子以盧叛盧高氏邑 靈公不明信讒而逐其世臣以致禍亂自殞其身悲夫也經特書之以示譏也或曰用者用人也以人享也蓋叩其鼻血以薦也牛羊人之用也用人淫矣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乞師於魯十三年使卻錡來十六年使欒黶來十七年使荀罃來其後十八年又使士魴來

閱五年而四來乞師以盟主而自卑辱如此豈能得楚鄭之畏服乎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以晉

鄭即楚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以伐之楚救至則諸侯還晉不能一舉攘夷狄以強中國安能服鄭徒勞民動眾何足以言伯主也

十一月公至自伐鄭

公凡三會晉侯伐鄭前此但致會此方以伐致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市軫切狸脰地闕蘇氏曰嬰齊從于伐鄭還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案

下有十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音且且音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欒卻至

三卻族大而強又民多怨晉厲公自鄆陵勝楚還而驕甚晉童夷陽五長魚矯皆嬖於公公謀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先誅三卻卻氏知之卻錡欲攻公卻至止之靖以待命公使長魚矯皆殺之卻雖多怨公殺之不以其罪故稱國以殺列數之以著其惡一日而尸三知其誰與處穀梁以為禍於是起明年遂有被弑之禍經據實事以累上之辭言之為後世戒也

楚人滅舒庸

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左氏傳十七年閏月乙卯晦樂書中行偃殺胥童經書在春從舊厲公之殺三卻皆胥童為之樂書之討以政也故經不書二臣殺之而稱國以殺之以君實為之也然胥童嘗以甲劫二臣於朝故二臣因之作亂先殺胥童自是而弑君故以殺其大夫書而以累上之辭言之此輕重之權衡也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實樂書中行偃殺之其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眾殺其君之辭也明晉侯之惡甚矣以二子之

惡分之於眾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高无谷之子弱以盧叛使崔杼慶克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其私邑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十一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今年正月甲申晦齊侯殺國佐使清人殺國勝慶克通穆姜國佐適之穆姜怒譖於公既奔无谷而別鮑牽矣穆姜又謀害國佐國佐憤怨遂棄命專殺以叛國佐叛而公復之亦知慶克之內亂可誅國佐非私忿殺之也然卒殺國佐則穆姜為慶克報復而重譖之而靈公惑之也其後遂成慶封黨賊之禍而政歸陳氏矣國佐仕亂朝惜乎不能早去卒殞其身經稱國殺之罪累上也

公如晉

左氏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宋邑今徐州彭城縣鄭伯伐宋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音夾宋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宋邑取幽丘宋邑同伐彭城宋邑晉吳往來之道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五大夫十五年出奔楚今楚納之彭城以害宋而毒吳晉獨書魚石以帥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襄陽許氏曰公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杜氏注築牆為鹿苑孫氏曰春秋興作皆書雖城池之固門殿之

哉左氏曰書不時也蓋得時猶書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福日去而公務自娛於鳥獸草木是之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文王靈囿鹿濯濯芻蕘維免皆得往焉蓋與民同樂也經於魯成之鹿囿書之曰

築蓋築垣牆以防限獨樂其樂也故書以示譏焉

己丑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左氏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

人必先勤之勤恤之成霸安強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宋地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氏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出師之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在十七年知伯荀罃實來下

軍之佐也荀罃佐晉下軍如伐鄭可也 師出如十七年伐鄭之師可也 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 窳使者禮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伯業而乞師猶循厲公故事元

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

盟于虛打 虛起居切打他丁反地闕 左氏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不取煩諸侯但請其師以圍彭城 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

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左氏傳書順也杜氏注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曰書順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經卷八

爾生

